

## 上海开设影视摄制服务机构前端服务窗口

# 搞定剧组难题的“老娘舅”



系列报道之四

### ■ 荧屏观察



路遥最想表达的是，平凡的世界中人与土地的情感。

## 导演毛卫宁：放在历史的维度看这部剧 “平凡的世界”观照现实的力量

青年记者 王璐

本报讯 “就好像一个6字摆在你我之间，你从这个角度看是6，换个角度就是9了。”导演毛卫宁这样评价自己所执导的，目前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当然，对于日渐走高的收视，毛卫宁表示很欣慰。至于该剧在电视剧界的地位，他引用路遥的例子来形容，就像《平凡的世界》刚出来遭受市场冷遇，后来才受到肯定一样，应该放在历史的维度看这部电视剧。

### 收视率走高

应该很少有一部电视剧像《平凡的世界》一样能亲获习大大点赞。也很少有电视剧的收视率能从初期的十名开外，到昨晚挤进前二。不过这透迤的收视曲线在著名剧评人李星文看来却是非常的正常。

在著名文化评论人韩皓月看来，收视率不断走高，是因为精英阶层对它的推介，是因为它已经脱离了一个电视剧的讨论范围。电视剧的播出，自然激起对广泛原著的讨论，而表现的内容及其契合当下中国转型的现实，意见领袖们集体的乡愁被勾起，让这部农村题材的剧作得到了空前的关注。

这些主流群体在农村题材进行了情感的投射，精英阶层们开始怀念那个年代单纯的奋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电视剧播出的时间，正是《一位博士生的春节返乡日记》在网上被热议的时候，农村的败落被广泛讨论的时候。

### 95复原还是80重构

在该剧播出之时，高达95%的还原呈现原著，频频出现在各种报道中。我们看到旁白的运用、方言的糅合、场景的复原，从这些方面确实看到剧方花费的匠心。而与这种声音相伴而生的是另外一种声音——该剧对原著几乎进行了85%以上的重构。言辞严苛者称，这部剧对原著进行了抽筋动骨般的改编。在书中绝对主角的孙少平却屈居二位，孙少安倒成为了第一主角。前面三十集中，孙少安是绝对主角，孙少平的戏份在32集后渐渐多了起来。

当然，这方面也有主创们自己的考量。毛卫宁告诉记者，孙少平在原著中是单独的一条线索，与书中的其他人关涉少，纠葛少，如果以他为主线，很难全景式的表现原著。取而代之的是，书中的男二号被立了起来。在电视剧中，孙少安似乎成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。对于毛卫宁所言的无奈之举，李星文和韩皓月似乎都不买账。

李星文认为，这只是这一次改编的选择，尽管孙少安是活在精神世界中，但是完全可以以他为主角，做情节上的构涉，细节上的丰富。当然两人也不否认，拿少安做主角，在这个时代有观照现实的力量，特别有现实意义。一路向上，欣欣向荣的实干家孙少平，或许就是这个时代需要宣扬的偶像。而作为典型理想主义者的孙少平的结局是如此悲苦，对于旨在宣扬正能量的该剧来说，实在是不宜作为绝对男主角。

该剧的编剧温豪杰的这句话或许比较妥当，不能以改编多少的比例衡量，再大的改动，哪怕是百分之八十，事件和人物、灵魂和文学性都是原著的。对于该剧里情节上的增减，以及对此的臧否评判，是见仁见智的。剧版将书中并未着墨的秀莲见少安的情节增补，被赞非常妥当，而另一边，润叶抢婚的这场戏却被吐槽为毁灭原著。或许改编就是这样，有好就有坏，但由此激起的对原著的关注，对于原著生命力的延续是值得肯定的。

### 人与土地的情感仍被表现

路遥最想表达的，其实是人与土地的情感。但如今，不单城里的孩子已然无法体会这种情感，即便是来自农村的“90后”，也很难像自己的父辈那样，感受那种与土地割裂的痛。

而电视剧引发的讨论中，没有引发人们对农村衰败、农民逃离、乡村文化断裂的思考。孙少安、孙少平的后代们也在挣扎着逃离农村，先辈们固执、拼命的精神在后代身上得到延续，却没有充分的分析，逃离之后，为什么不回去？现在所流行的回归农村，也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，更多的是一种隐世的态度，回归农村是为了远离尘世得到安心。人与土地更多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，我们的乡愁依旧无处安放。

位于陕西南路的陕南邨，1930年交付使用时，叫做亚尔培公寓，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高级住宅。85年后，它的壁炉烟囱、转角窗户，仍然美丽得令人心醉，经常有影视剧剧组来这里取景。导演徐峥的《港囧》也看中了这群法式公寓楼，但百人剧组准备进入时，却遭遇困境——有部分居民拒绝让他们拍摄，毫无通融的余地。绝望时，徐峥的制片想到了巨鹿路709号。

青年记者 陈宏

2014年，上海出台了令电影圈瞩目的电影扶持政策，其中的服务窗口——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前端服务窗口，就设在这里。“运转四个多月了，每天我都在‘老生常谈’。”青年记者来采访时，机构负责人于志庆用了这个形象的词，来总结刚刚结束的一次接待，“天天都在和各方谈话、协调。”

### 起步困难重重

你哪个单位的？”去年的10月27日，在里程碑式的上海电影工作座谈会上，这个服务机构正式挂牌成立，媒体大肆报道，在电影圈内也颇为轰动——通过媒体或者熟人，不少影视公司都在打探，这个窗口到底能提供哪些服务。

徐峥需要的，是如今窗口提供的115项服务中的一个高需求服务：协调取景地。而115项服务，剧组能想到的几乎全部涵盖。特效化妆，临时缺了膏药到哪儿买？要航拍了，八爪机哪里能租到？听来都令普通人抓狂的问题，机构接待人员都可以轻松回答。而在实际接待工作中，113项的服务又增加了“影视作品版权服务”和“电影音乐录制服务”，最终变成了115项。

然而，准备得再细致，服务机构出击时，还是遭遇尴尬。一次，一个剧组想到某区的幼儿园取景，园方同意了，但表示需要区教育局点头，教育局以安全原因直接拒绝。“剧组请我们协调，但我们跑过去，人家根本不认这个机构，还以为我们是中介。”于志庆说。

这也让他非常感激同楼办公的上海市社会文化管理处处长陈惠明，他带着我去各区县认识相关科室的人，还把各取景地的负责人汇总过来开了五六次会，现在在基层的认可率终于提高了。”

### 解决问题有底气

我敢去拍桌子硬上”被误认为是中介、被质疑“收了人家多少钱”，让于志庆和他的同事们，现在出马第一句话就是“我们是免费服务”。事实上，115项服务，全部是免费的，涉及到费用的，都由当事双方自己谈，“我们一根烟都不收，失去了这个平台的公正性，我们之前的辛苦就全白费了，不值得。”他很实在地说。

徐峥在陕南邨的取景协调，曲折到让他至今都感叹不已，而最终所获得的巨大成功，也因此更凸显了他们价值取向的珍贵。陕南邨的纠纷，是因为各剧组来拍摄时，都喜欢其中一家，所以收益都归这家，但这给其他住户造成了巨大困扰。

“剧组找到我们后，我们去协

调，但一家居民说了，谁来协调都不行，还要拉横幅标语抗议，我们拎着水果去拜访，直接扔出去。”机构的一位小伙子，30来岁，硬生生被一位老阿姨的油盐不进，弄得泣不成声。

于志庆找到街道，最终跟一位处长拍桌子“硬上”，让他们一起出面协调。小伙子的眼泪，软化了阿姨的心，而街道和居委会共同出面做工作，最终不仅解决了《港囧》一个剧组的问题，还促成了矛盾从根本上解决。“他们最终多方坐下来谈，达成了协议，一年拍多少部、如何分收益，这也让我们感觉工作有了成就感。”于志庆说，可以多次上门、敢于拍桌子，就是因为有底气，我们是在为大家免费服务，为这个城市的发展服务。”

截至2015年2月，成立4个月的机构受理政策咨询、协调服务共320余起，完成了100%的受理达标率，而这正是上海在发布电影产业促进政策时的承诺。“这让我们压力巨大，因为我们想着，既然做了，就一定要做好。”

### 窗口延伸出去

“让外界看到上海的决心”

服务机构的口碑传播，也让越来越多的剧组找来，“有个剧组，61个取景地恨不得全部要我们来协调！”这些协调请求，甚至包括了“想去上海市政府内部拍摄”、“想去西班牙领事馆拍摄”，他苦笑，但服务机构也被逼出了巨大潜力。他们现在非常清楚地知道，去虹桥机场候机楼和广场拍摄，需要剧组给机场提交5个申请材料、走3个程序、15个工作日得到结果；像拍《碟中谍4》那样高架封路，需要在市路政局和公安局走程序。

努力也得到了回报，现在，机构已经在闸北、徐汇、松江、普陀四个区的区文广局设立了工作站。“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更熟悉，而我们给他们进行培训，今年力争全部区县都设立工作站。”而陈惠明处长也给他出谋划策，“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需求大的区域，也要设置服务点。”

成绩还包括了上海电影渴求的专业人才库。“像外联制片，他们以前都是自由职业，甚至可能会被剧组欺负、不给服务费，现在我们打算将他们组织起来，消息出去后，很受他们的欢迎，因为除了会被推荐给剧组，还能得到组织的保护。”

最让于志庆和他的同事们自豪的，是这个上海电影产业的窗口，已经起到了连锁反应，“不仅仅是和徐峥建立了感情，还让更多的影视机构看到了上海振兴电影产业的决心，成立的这4个多月，已经有60多家影视机构来上海注册了，比以前最起码增加了60%-70%！”